



柳宗元研究

王晚霞 主编



-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
- 湖南科技学院柳宗元研究所
- 湖南科技学院古代文学重点学科

(2006—2014)

柳宗元研究

王晚霞 主编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宗元研究（2006—2014） / 王晚霞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5 (2015.3)
ISBN 978-7-5561-0187-0

I. ①柳… II. ①王… III. ①柳宗元 (773~819) —人物研究 ②柳宗
元 (773~819)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3228号

柳宗元研究（2006—2014）

主 编 王晚霞
责任编辑 邓胜文 谢 喆
装帧设计 王明珠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187-0
定 价 6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序

陈庆元

中国文学史，先秦的《诗经》、《楚辞》并称，两汉的《史记》、《汉书》并称，唐代的李白、杜甫并称，韩愈、柳宗元也并称，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诗经》、《楚辞》分别象征着中国四言诗、楚骚体的文学体式的巅峰；《史记》、《汉书》代表传记文学的巅峰；李、杜诗不仅是唐诗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双子星座；韩、柳文不仅是唐代古文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古代散文并峙的双峰。

说到柳宗元，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江雪》，这首小诗连幼童都耳熟能详。此诗在王兆鹏教授团队的《唐诗排榜》中列第 17 名，王教授的统计考虑了较多的学术因素，如果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众角度来审视，也许这首诗的名次还会靠前。柳宗元的另一首《登柳州城楼》则排在第 6 名，名次非常前了。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唐宋古文排行榜》，如果有人做这种排行，相信柳宗元古文的成绩一定会比诗歌好。他的《小石潭记》，凡是摸过初中课本的读者，能记诵者一定不少，如果有一个排行榜，此篇排在前几名是没有问题的；此外，能进入百名的，肯定还会有几篇。

无论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大众认知的角度来审视，柳宗元都是中国古代一位十分重要的诗人、作家。而这位诗人、作家，他只活了四十七岁，这样的年寿，在今天看来，去世得太早了；即便在唐代，比起李白（六十二岁）、杜甫（五十七岁）、韩愈（五十七岁），也是寿短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柳宗元四十七年的生命中，却有十年是在永州度过的！柳宗元 21 岁中进士，如果从成进士步入社会、参与社会活动算起，到他去世，前后总共只有三十一年的时间，就是说，柳宗元步入社会、参与社会活动，有三分之一的生命是在永州度过的。永州这个地方，对柳宗元的一生来说，太重要了！

柳宗元被召回京，到达长安附近的灞亭赋诗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柳河东集》卷四十二）永州远在京城四千里之

外，据统计，十年间，柳宗元在永州写下包括《永州八记》在内的 600 多篇的诗文，约占其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参见周欣《精心打造特色栏目 全面展现地方文化》，《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0 期)对诗人和作家柳宗元来说，永州这个地方，是多么的重要啊，如果没有永州，柳宗元的创作也许要平淡甚至逊色几分！而对于有 2100 多年历史的古城永州来说，柳宗元也太重要了，如果没有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南来，没有他的《永州八记》等作品，今天的永州也不会有如此引人注目的文学光芒！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从 1980 年创刊以来，一直把刊发研究柳宗元的论文当作办刊的宗旨之一。仅 2006 年至 2014 年间，就发表了研究柳宗元的论文 122 篇。不到十年，发表百余篇研究柳宗元的论文，在中国数百种学报中恐怕没有第二家。一个学者，研究方向一旦定下来之后，不要轻易改动，持之有恒，坚持数十年，必有收获；一份学术期刊，一旦办刊宗旨确定下来，认定刊发论文的主要方向(或设置专栏)，不去随意改变它，坚持二三十年，必定形成自己办刊的特色。《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坚持办“柳宗元研究”专栏，特色十分鲜明。大凡研究柳宗元者甚至研究唐代文学者，谁不知道有《湖南科技学院学报》这份刊物，谁不知道这份刊物有这样一个专栏！可见这份刊物，这个专栏已经产生了它的影响力。

这份刊物发表的这些论文，既研究了柳宗元的生平、思想和诗文，又研究了柳宗元在永州的活动，以及柳宗元作品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研究面相当广，有不少新看法、新见解，论文风格多种多样，可谓是柳宗元研究的功臣！近期，该刊编辑部王晓霞博士花了不少力气，从中选出 40 多篇，编就《柳宗元研究》一书。该书细分为五个部分“柳宗元诗文研究”、“柳宗元思想生平研究”、“柳宗元与永州”、“柳宗元与佛禅”和“柳学的传承与影响”，精益求精，更上层楼，研究专书与刊物的专栏相得益彰，扩大了研究的影响，这种办法很好。无疑，此书的出版还将进一步推动对柳宗元的研究，也将进一步推动对永州历史文化的研究。

即便对柳宗元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空间值得我们去探究。举例说，柳宗元和永州结下不解之缘之外，他在永州还做过哪些事，和哪些人有过交往，有没有新材料可以挖掘？再如，古人讲山水游记，首先《水经注》，其次柳宗元。《水经注》山水游记，除了青州等少数片段，几乎是纯客观的描写，这是一种写法；大家知道，柳宗元的游记，则注入强烈的情感色彩。如果联系近世游记的写作，似乎学柳者多，而习《水经注》者少。是《水经注》难学，还是柳宗元的游记更符合近世社会的思想方式？再如，近代同光体诗人提倡学宋，说必须过“三元”(开元、元和、元祐)，其中一些人诗学柳宗元。郑孝胥早年治谢灵运，后转而浸淫柳宗元(详陈衍《海藏楼诗集序》)，便是一例。同光派诗人既提倡学宋，有人同时学柳，学柳是如何学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再如，有关柳宗元的研究著作，如林纾先生著有《韩柳

文研究法》、章士钊先生著有《柳文指要》、陈祥耀先生著有《唐宋八大家文说》(论韩柳约占三分之一篇幅)，都是用文言文写就的、有独到见解的论柳重要著作，这些著作似也应当加以研究。

我们期待《湖南科技学院学报》“柳宗元研究”专栏越办越好，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柳宗元的论文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也期待该刊编辑部陆续编就《柳宗元研究》第二辑、第三辑，以至第 N 辑。

2014 年 5 月 23 日于福州

目 录

第一部分 柳宗元诗文研究

《野草》里的“过客”与柳诗中的“渔翁”	杜方智	(3)
论柳宗元山水散文的审美特征	王天桂	(14)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体特征	景遐东 曾羽霞	(18)
柳宗元诗文的游戏色彩	梁德林	(26)
论柳宗元谪永时期的“闲”与“适” ——兼论柳宗元闲适诗的创作缘起	周尚义	(33)
贬时弊与抒孤愤 ——柳宗元寓言散文略论	江建高	(40)
唐人《诗》学观与柳宗元古文创作	[台湾]王基伦	(47)
韩柳古文的双重主题 ——以《圬者王承福传》与《种树郭橐驼传》为例	[韩]赵殷尚	(61)
歌高祖之神功 颂太宗之盛德 ——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评析	吴同和	(70)
宋刊《重校添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考述	岳 珍	(76)
柳宗元《非国语》中的疑古思想	李伏清	(87)

柳宗元《非国语》中的“大中之道”思想	李伏清	(91)
论柳宗元《非国语》的明道意识	王洪臣	(95)
《周易》对柳宗元诗文的影响	郭丽	(100)
柳公权书《九疑山赋》拓本辨伪	[日]户崎哲彦	(107)
互不相轻的典范		
——论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马晓斌	(121)
再论《马退山茅亭记》非柳宗元作	刘鹏	(127)
四论柳宗元的快乐之源		
——柳宗元《与崔连州论石钟乳书》研究	马晓斌	(136)
作为文章之儒的柳宗元	温志拔	(142)
苏轼“柳在韦上”之评的诗学思考	徐涛	(144)
苏轼删柳宗元《渔翁》诗与“有我”、“无我”之境	陈未鹏	(146)

第二部分 柳宗元思想生平研究

试论柳宗元的政治痛苦及其慰解方式	唐小华 李淑华	(157)
柳宗元对永贞革新的看法及原因分析	刘美玉	(164)
论柳宗元对皇太子态度的反复变化及其思想的复杂性	张铁夫	(172)
“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辨	陈松柏	(183)
柳宗元民法学思想探微	谢水顺	(191)
少年文化经历对柳宗元、刘禹锡南荒贬谪生活的不同影响	周玉华	(197)
柳宗元研究中的“索隐研究”	陈松柏	(206)
论柳宗元书信的哲学自觉与政治自信	程宏亮 叶永胜	(221)
柳宗元祖籍及家眷亲属考略	翟满桂	(231)
柳宗元的京城符号	[台湾]王基伦	(243)

第三部分 柳宗元与永州

- 柳宗元永州行迹再考 洋中鱼 (259)
永州朝阳岩现存柳元诗刻与明人朱袞 [日]户崎哲彦 (268)
论柳宗元与永州山水之关系 吕国康 (286)
种漆南园待成器
——柳宗元在永州的人才培养 何 嵩 (296)
关于柳宗元永州诗的几个问题 [日]小池一郎 (304)

第四部分 柳宗元与佛禅

也谈柳宗元与禅宗南宗

- 与普惠先生商榷 王国安 (311)
柳宗元的佛教律学观 张 勇 (317)
《大藏经》“柳学”资料的价值 张 勇 (324)
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再探 袁广华 (327)

第五部分 柳学的传承与影响

三世捕蛇与数世航海

- 柳宗元接受的一个问题 陈庆元 (335)
论唐宋时影响柳宗元文学接受的三个因素 杨再喜 (337)
柳宗元接受史上的重要传承者黄庭坚 杨再喜 (345)
宋人接受柳宗元在方法论上的成熟及其文学意义 杨再喜 (353)

柳宗元文论思想对宋代韩驹的影响	程宏亮	(359)
政治家刘柳在明清时期的接受境遇	洪迎华	(370)
柳宗元《江雪》禅林传播接受谈片	李小荣	(381)
越南使者咏柳宗元	彭丹华	(385)
后记		(392)

第一部分

柳宗元诗文研究

《野草》里的“过客”与柳诗中的“渔翁”

杜方智

诗歌创作中艺术意象的创造，既是诗人在创作中苦心孤诣的艺术追求，也是评价诗人思想、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有成就的、充分个性化的诗人，总是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化的艺术意象。鲁迅在《野草》中，创造了“过客”的意象；柳宗元在柳诗中，创造了“渔翁”的意象，这是他们在诗歌创作领域里结下的艺术硕果。在这两类意象的身上，都折射出鲁迅、柳宗元共同的“美子”理想，都充满着浓郁的禅理诗情，都受到了佛文化的深远影响。经历了时间的冲刷和历史的考验，鲁迅的“过客”与柳宗元的“渔翁”意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夺目的两颗宝石，交相辉映。在中国禅学史上，成为两颗耀眼的明星，相互映衬。今天，我们对这两类艺术意象进行分析、研究、比较，不仅能加深对这两类艺术意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更能进一步认识到佛文化是如何深深地影响着鲁迅、柳宗元的诗歌创作的。

—

鲁迅独特的“过客”意象，不仅是他在诗歌领域中独特的创造，而且是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为了探讨“过客”意象时目标更集中，概念更明确，我们特对“过客”意象做如下“规定”：第一，“过客”必须是完整的人物形象；第二，“过客”必须具有叛逆性、反抗性的性格特征；第三，“过客”身上必须具有佛文化影响的深深印痕。按照第一条“规定”，《野草》中大量的象征性、比喻性、抽象性的诗歌意象被排除在外了。如《秋夜》、《影的告别》、《失掉的好地狱》、《雪》、《好的故事》、《死火》、《狗的驳诘》、《腊叶》等。它们虽然也有诗歌意象，但不是我们“规定”的人物形象。按照第二条“规定”，有的作品虽然描写了人，描写了人物形象，但没有突出人物本身固有的叛逆性、反抗性的性格特征，也还不能算作“过客”意象。如《我的失恋》、《风筝》、《死后》、《立论》、《墓碣文》、《求乞者》、《复仇》等。按照第三条“规定”，有的作品虽然写了人，写了人的抗争，但看不到佛文化影响的印痕，或者这种影响印痕不够明显，这样的作品也不能算作“过客”意象。如《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一觉》等。这样，真正属于“过客”意象的诗篇共计五篇，

即《复仇(其二)》、《希望》、《过客》、《颓败线的颤动》和《这样的战士》。

那么，“过客”意象有哪些特征和意义呢？

(一)“过客”意象再现出了强烈的生活哲理。作为诗歌的意象，常常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过客”的共性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他们出身于社会底层，深受压迫之苦。《过客》中的“过客”，一直生活在“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的地方，过着“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的生活。《颓败线的颤动》中的母亲，出卖肉体，含辛茹苦，养大女儿；年老体衰时，却遭到女儿、女婿、外孙的“冷骂和毒笑”。即使是《复仇(其二)》中的“神之子”，“以色列的王”，人们也在“打他的头，吐他，拜他……”，上帝也“离开他”，终于成了“人之子”。“人之子”也最后被钉上了“十字架”。其次，他们富于反抗精神，敢于反抗斗争。《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他不被假象所迷惑，不被谎言所欺骗，不被诬陷所吓倒，他坚定不移地，不计成败地，永远“举起了投枪”。《希望》中的“我”，开始相信自己的青春，“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自己的青春逝去了，便相信身外的青春。“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这样，“只能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在多次的失败、绝望后，“我”仍然坚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满怀新的“希望”，坚持新的抗争。再次，他们坚持的是一种自发的反抗，带着朦胧的色彩。他们反抗的方式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同情与支持。他们生活在“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可咒诅”的浓厚的黑暗里。他们反抗的目的并不明确，他们的理想也较为朦胧。前面等待他们的究竟是“坟”还是“花”？催促前进的“声音”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这样，作品必然缺乏一种明朗的色彩，缺乏一种乐观的调子。这是“过客”意象的共性，它概括了五四前后叛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性格和共同命运。鲁迅在小说集《呐喊》、《彷徨》中写过这类意象，同时代其他作家也写过这类人物。不过，鲁迅的“过客”意象不仅有他的共性，而且有他独特的个性。这种艺术个性为：第一，高度的浓缩性。鲁迅“过客”意象诗歌一般有一至几位人物，一般都描写了一定的生活冲突，有简短的故事情节。但他的人物是浓缩的，情节也是浓缩的。《颓败线的颤动》通过两个“梦”境，描写了祖孙三代的人物，描写了他们三代人的恩怨情仇。人物多，框架大，跨度长，但作家将整个内容浓缩在一千五百字内。第二，强烈的象征性。诚如鲁迅在《颓败线的颤动》中所说：“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这都是人世间复杂而又对立的感情。“过客”意象往往是这种复杂、对立感情的象征。《复仇(其二)》象征着牺牲，《希望》象征着理想，《过客》象征着追求，《颓败线的颤动》象征着决绝，《这样的战士》象征着战斗。这就是“过客”艺术意象的个性。这种共性与个性高度统一的艺术意象，显示出了强烈的艺术美。

和诗意美，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的读者；同时，显示出了五四前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叛逆者的思想、性格、矛盾及其发展态势，表现了当时的时代风气，揭示出了一种强烈的生活哲理。

(二)“过客”意象表现出了浓郁的佛理禅思。鲁迅从1912年到1916年，潜心地研究佛学经典，受到了佛文化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精神层面上是他对“苦”的认识及其荷苦前行的思想、生活态度。我们在系列论文《鲁迅、柳宗元与佛文化关系比较之三》里已经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这种影响，表现在创作层面上，则是表现在《野草》的创作上。《野草》是在鲁迅创作中受佛文化影响最深的一部创作，而在《野草》中，“过客”意象更深深地浸染着佛文化的佛理禅意。这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第一，“过客”意象之魂：强烈的殉道精神。佛教的殉道精神，是一种为了普度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据《佛说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记载：佛祖的前身，用自己的身体来拯救饥饿将死的老虎。鲁迅在《叶永慕作〈小小十年〉小引》称赞佛教“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牺牲精神。鲁迅在《野草》中，一方面根据古老的佛教、佛理、教义的要求，一方面按照现实的改造国民性的需要，对佛教的殉道精神加以发展、改造，从四个方面进行歌颂：

一是强烈的信仰精神。信仰精神是殉道精神的思想基础。鲁迅在《希望》结尾写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彻底地否定了绝望，引导人们用斗争去实现希望，而斗争的力量正来源于信仰。这是一首真正的希望之歌，一首真正的信仰之歌。

二是强烈的探索精神。探索精神是殉道精神的表现形式。鲁迅在《过客》里歌颂了“过客”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探索精神和生命意志。“过客”为了“道”，他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他要探索出一个结果来。

三是强烈的战斗精神。战斗精神是殉道精神的最高发展。鲁迅在《这样的战士》里歌颂了“战士”面对敌人，永远进击的战斗精神。佛教强调“慈悲”，鲁迅主张“战斗”。这是鲁迅对佛家殉道精神的发展和改造。

四是强烈的牺牲精神。牺牲精神是殉道精神的核心内容。鲁迅采用《新约全书》中耶稣受难的故事，写出了《复仇(其二)》。与《复仇》相比，同样表现了孤独中的“先觉者”对于麻木“庸众”在精神上进行“复仇”的主题。但是，与《复仇》相比，鲁迅在诗篇中反复强调耶稣“不肯喝那没用药调和的酒”，反复描写了耶稣肉体上的“大痛楚”和精神上的“大悲悯”，以至于“遍地都黑暗了”。与其说耶稣在“复仇”，倒不如说他在“殉道”，他要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庸众的觉醒。

第二，“过客”意象的逻辑结构：“苦”、“空”、“有”。我在系列论文《鲁迅、柳宗元与佛文化关系比较之四》里，曾阐述过：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是“苦”，而佛教教义的基本根基则是“空”。佛家对“苦”的觉悟，是侧重于社会层面的人生体验；对

“空”的觉悟，则是对于宇宙层面本体论的认识。佛家说“空”，并不执着于“空”，他认为“空”是宇宙万“有”的实质。“有”是“空”的表现，“空”才是“有”的本质。“苦”、“空”才是“有”的本质。“苦”、“空”、“有”构成了佛文化对于社会人生的真实体验和对于宇宙世界的本体认识。鲁迅既受到了佛文化“苦”、“空”、“有”观念的影响，又对佛文化“苦”、“空”、“有”的内涵，做出了自己的发挥和阐述。《野草》中有些诗篇受佛文化影响较深，其中包括表现“过客”意象的诗篇，“苦”、“空”、“有”既是这些作品的抒情线索，更是这些作品的逻辑结构。基于这一认识，我还在论文里具体分析了“苦”、“空”、“有”是如何成为《希望》、《过客》的抒情线索和逻辑结构的。在本文里，我不打算在理论上重复已经提出过的论点，只想对《复仇(其二)》、《这样的战士》的抒情线索和逻辑结构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看《复仇(其二)》。鲁迅从两个层面描写了“人世苦”。一是“先觉者”的痛苦。他不仅要忍受肉体上的“大痛楚”，而且还要忍受精神上的“大悲悯”。二是“庸众”的痛苦。他们的“现在”让人“仇恨”，他们的“前途”也让人“悲悯”。鲁迅也从两个层面描写了“人世空”。一是“先觉者”的“人世空”。开始他认为自己是“神之子”，“以色列的王”，后来他感到“上帝离弃了他”，他只是一个“人之子”，而且“遍地都黑暗了”。二是“庸众”的“人世空”。他们钉死了“人之子”，钉死了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的“人之子”，还认识不到自己的罪过。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鲁迅最后写到了“有”。小说《药》与散文诗《复仇(其二)》的主题有相近之处。鲁迅在瑜儿的坟上添上了“花环”，给作品增添了“亮色”。在散文诗中，鲁迅写到了耶稣之死。他的死定会唤起“庸众”的觉醒，他们的“现在”和“前途”定会发生变化，耶稣的血不会白流。

接着我们看《这样的战士》。鲁迅首先写了“战斗之苦”。“战斗之苦”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敌人的狡猾和凶残，他善于变幻面孔和手法；二是战斗胜利的来之不易，敌人最后倒成了“胜者”。鲁迅接着写了“战斗之空”。一是战士的变幻之空。经过激烈的战斗，战士“老衰，寿终”了！战士反而“不是战士”了。二是敌人的变幻之空。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变成了“无物之阵”、“无物之物”变成了“胜者”。三是战场变幻之空。经过激烈的战斗，这里“不闻战斗”，只见“太平”。鲁迅最后写了“战斗之有”。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不管最后胜负如何，战士毕竟是战士，“他举起了投枪”，投入永不休止的战斗。

第三，“过客”意象塑造的话语特征：怪异性、非逻辑性。佛文化对“过客”意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话语特征。佛教中的禅宗是强调禅语的。悟，既是一种理性的直觉，又是一种心理的体验。禅宗把悟作为成佛的重要手段。禅语的突出特点是它的怪异性和非逻辑性，最著名的例证是：“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走，桥流人不流。”这是一系列的具有怪异性和非逻辑性的话语，而它正是“禅

悟”的话语特征。

禅宗的“禅悟”开启了诗学的“妙悟”。作为一种美学主张，“妙悟”是由南宋著名词学家严羽提出来的。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妙悟的话语特征也在于它的怪异性和非逻辑性。作为一种美学主张，它出现于南宋；而作为一种创作实践，在唐代早已诗禅合流，早已出现了大量充满怪异性、非逻辑性的诗句了！柳宗元《江雪》曰：“独钓寒江雪”，正是这一话语特征的表现。

鲁迅的“过客”意象塑造正运用了这种怪异性和非逻辑性的话语。他在《复仇（其二）》中写道：“可悯的人们呵，使他痛得柔和。”“可咒诅的人们呵，这使他痛得舒服。”“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在《希望》中写道：“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但暗夜又在哪里呢？……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他在《过客》中写道：“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诅咒她以外的一切全部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他在《这样的战士》开头肯定：“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但在结尾却又作了否定：“他终于不是战士。”

柳宗元在《江雪》中描写渔翁“独钓寒江雪”，看似不科学，不真实，但它正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诗人的孤独情怀和伟岸人格，成为了千古名句。它符合艺术科学，符合艺术真实。同样的道理，鲁迅在塑造“过客”时使用的某些词语，看似不科学，不符合生活的逻辑，但正是这些怪异的、非逻辑性的话语，或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描绘对象对立而又统一、复杂而又矛盾的本质；或恰到好处地抒发了诗人自己肯定与否定、希望与绝望、复仇与悲悯……起伏交错的感情。同样，它符合艺术科学，符合艺术的逻辑。这正是它语言魅力的所在。

二

在中国诗歌的历史长河中，飘荡着这样一种诗歌意象：依仗着一叶扁舟，他们或撒网于河中，或垂钓于岸边，长须飘飘，渔歌阵阵；他们无欲无求，淡泊宁静。这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渔翁”意象。“渔翁”意象最早是由屈原创造的，当时称为“漁父”。后来不少诗人从事这一意象的写作，写出了众多的优秀诗篇。柳宗元的“渔翁”诗篇是最富个人特色、最具思想、艺术价值的精品。与鲁迅的“过客”意象不同，鲁迅的“过客”意象是诗人独自创造的，而柳宗元的“渔翁”意象经历了既继承传统，又开拓创新的创作过程。为了使我们对柳宗元的“渔翁”意象有更为深入的把握，也为有别于其他诗人创作的“漁父”意象，我们也特做如下的“规定”：（1）“漁翁”的外